

防
海
紀
略

防海紀略卷下

苟唐居士編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夷之受款於廣東也在我師則以救一時之危在夷則亦急欲得銀以濟兵餉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議及夷酋大困於三元里自知已結粵民之怨又畏粵民之悍不敢復至內河貿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風浪不可泊舟洋商無肯往者夷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龍山將軍總督以香港尙未奏允何況二地約其仍來黃浦夷遂不

許我水師脩復虎門礮臺盡折橫檔各礮臺之石移往香港築臺砌路建脩洋樓且欲我拔去內河沙石檣筏彼此相持雖有通商之名無通商之實又余保純與義律議先送軍餉六百萬圓其煙價在外將軍止以軍餉改稱商欠奏聞其餘未奏及也及夷船退出後內河填塞要害增脩礮臺守備日固不能如向時之闖突羣夷皆咎義律議款時不別索他埠遂揚言英吉利國王譴義律無能改命璞鼎查爲兵帥欲復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會六月

香港有颶風之事大吏張皇入奏謂撞碎夷船無數
漂沒夷兵漢奸無數所有帳房篷寮新脩石路掃蕩
無存浮尸蔽海

朝廷方發藏香謝海神布告中

外允廣東保舉守城文武至數百員而夷船數十艘
已全赴福建攻陷廈門矣初上年夷艘之攻廈門也
水師提督陳階平平日講火藥刊兵書賊至輒告病
賊退復視事鄧廷楨督同兵備道劉耀春止守舊礮
臺壘沙垣據形勢故賊攻不破及顏伯燾嗣任首効
陳階平之規避與琦善楊芳之主款意氣甚銳然故

紕綽虛憍自大且輕鄧廷楨之僅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則賊逸我勞賊省我費大礮止可施諸岸上不能載之水中小舟止可焚諸內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請餉銀二百萬造戰艦五十餘艘募新兵數千水勇八千欲與出洋馳逐又於口外之嵯嶼青嶼大小檔增建各礮臺備多力分新鑄千礮又多未就空船空臺徒同廢物適聞廣東款議成奉撤兵省費之旨盡散水勇八千水師提督竇振彪亦出巡外洋內備單弱七月初九日夷船數十艘突至投書令

讓出廈門爲夷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
繳還次早駛進先以數火輪往返忽東忽西悄探形
勢並試我礮路官礮皆陷於石墻孔內惟能直轟一
線不能左右轉運取准故夷先以舟試之知其所值
則避之也旣而諸舟蠡擁齊進我守青嶼仔尾嶼鼓
浪嶼之兵三面環擊沈其火輪舟二大兵船一又傷
其一桅夷又以二三艘並力攻一礮臺一臺破再攻
一臺然新礮臺本無重兵多礮其上年所守之舊礮
臺土城尙屹然將士亦皆死戰會夷船桅上飛礮墮

空顏伯燾劉耀藻卽退回提署總督一退軍心皆亂
岸上水勇及遣散水勇變爲漢奸從中呼噪應之賊
遂登岸反旋轉我臺一數千觔大礮回轟廈門官署
街市皆燬顏伯燾劉耀藻退保同安廈門遂爲賊據
然夷得廈門亦不守不數日全隊駛赴浙江惟留數
艘泊據鼓浪嶼八月初四日顏伯燾卽以收復廈門
奏聞然同知潛處四鄉未敢回署視事

詔降顏

伯燾三品頂戴留任遣侍郎端華馳赴福建勘寔以
聞時鼓浪嶼夷目招工匠增造小船爲駛窺內河計

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餘駛入廈門之木椿港口
礮沈我兵船五副將林大椿遊擊王定國中礮死提
督普陀保總兵那丹珠督兵禦之礮沈其大夷船一
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之五虎門潮至通舟潮退
擱淺故夷船未敢駛入裕謙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
布爲 欽差大臣時夷船已去定海總兵王錫鵬
鄭國鴻葛雲飛以兵五千駐定海輯流移脩城壘礮
臺爲善後計裕謙任事剛銳而不嫻武備與顏伯燾
同前此傾心於林則徐而林則徐又旋有遣戍新疆

改赴河工之

命蓋廣東鹽運使王篤入京篤故

琦善黨於

召見時力救琦而排林林則徐去浙

浙事並無所倚定海孤懸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
兵力提督余步雲其人平庸素爲裕謙所鄙一時無
人可代姑令駐招寶山不令渡海調度三鎮三鎮又
皆武夫無遠略及是築定海外城葛雲飛欲包瀕海
市埠於城內左右抵山其三面則以山爲城裕謙未
渡海親勘但據圖指揮有諍者曰天下無一面之城
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賊左右翻山入卽在城內矣

備多則力分山峻則師勞請但環內城爲新郭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衛兵足守城裕謙不介意至若捐舟山專守海岸之策更無暇籌及也是夏廣東請款奉 旨各省撤兵省費時精兵五千皆在

定海其鎮海甯波僅兵四千分布各口八月初夷船先犯石浦以礁險不利而退東西遊弋十二日進攻定海甫入竹山門我礮迎擊破其火輪舟一卽竄遁十四日連檣進攻曉峯嶺開礮數百我兵皆隱崖側未傷其小舟登岸者爲鄭國鴻督兵扛礮擊退相持

兩日登海中五奎山立營又繞吉祥門入攻東港浦
又攻竹山門皆爲我礮所卻十七日賊遂分由五奎
山東港浦曉峯嶺三路進攻以牽我師且以我舟渡
賊登岸後卽撤去其舟以絕反顧前賊死傷後賊繼
進我守曉峯嶺兵逆風下擊銃不得力日午銃皆熱
透賊遂冒死登曉峯嶺入城三總兵相繼戰死定海
復陷其鎮海防兵僅四千余步雲率其半守城外招
寶山總兵謝朝恩率其半守隔江之金雞嶺裕謙先
日見招寶山建白旗知余有貳志乃先期盟示眾余

步雲托足疾不跪裕謙奏言夷船黑兵及漢奸不下
萬人賊可并幫來犯我必扼要分守賊可數日不攻
我必晝夜防備彼眾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勞又海
艘乘風潮而至前艘稍退則後艘必自相撞碎故有
進無退我兵未歷戰陣各存一礮火難禦之見是賊
五船一心且眾船一心而我兵則一人一心是以自
粵至閩莫之敢撓臣何敢輕視惟有殫血誠厲士卒
不敢以兵單退守爲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
命爲詞受逆片紙余步雲心恨之二十六日夷船攻

鎮海分犯金雞山及招寶山每路數千裕謙登城督戰自辰至午惟金雞山力戰擊死夷兵數百而余步雲則不許士卒開礮且兩次上城請退守甯波裕謙不許賊甫由招寶山麓攀援登岸余步雲卽率兵棄礮臺西走裕謙令城上兵以銃截之潰散兵已下而復卻遂繞山後潰竄賊踞招寶山俯攻鎮海於是守金雞山之兵見之亦亂總兵謝朝恩率親兵三百力戰死裕謙知事不可爲令副將豐仲護欽差關防賫送浙江巡撫自沈泮池死之二十九日夷兵船四火

輪舟二小舟數十進至甯波余步雲復棄城走上虞甯紹台道鹿澤長知府鄧廷彩從之時甯波以西江漸淺狹夷艘雖不能復西而三板小船則可駛至慈谿餘姚於是二城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僞言傳播浙西大震余步雲走後兩奏尙以裕謙先走爲詞及殉難事聞 朝廷賜諡賜祠襲無可再誣則又流言此次夷兵至浙皆爲報復裕謙梟斬白夷嗚哩之仇江浙官吏無識者亦多惑於其說而無如夷之在廣東先已敗盟索尖沙嘴索九龍山不許脩虎門礮

臺也且詭稱國王禡義律改命他帥先破廈門也又無如在浙先後投夷書懸夷示皆以欲索埤地爲詞無一言及裕謙也明年伊里布在乍浦遺書夷酋詰其何故再犯亦一字不及裕謙及余步雲逮至刑部尙以賊礮未向招寶山我兵亦何必開礮向賊爲詞其意尙欲追咎裕謙適乃自供罪狀伏刑誅可謂天奪其魄九月 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特依順爲參贊以河南巡撫牛鑑爲兩江總督怡良授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會辦軍務

九月十六日夷火輪船二釣船二小船十餘駛入餘姚我兵望風皆潰十八日遂犯慈谿城中空無一人焚掠而去賊得餘姚慈谿亦不敢守仍回甯波十月奕經至江蘇以官兵未集逗留蘇州十一月浙江大雪四晝夜平地五六尺夷酋璞鼎查畏寒駛船南赴福建其甯波城中夷兵僅千餘漢奸三千餘乘雪夜擣之可以盡殄而奕經逗留嘉興不進又

詔舉

沿海智勇之士廣咨方略奕經船頭設甌凡上書言事者投其中翼日招見其間固無奇才奇策然凡言

及練兵選將申紀律購水勇備火攻者皆爲迂談亦有宿將如前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者赴軍皆不用惟以購漢奸反間爲秘計而所用漢奸又非能質其家屬得其死力凡賊情虛實皆不敢聞而我軍一舉一動賊則無不預知其幕下隨員容照阿彥達楊熙等皆紈褲少年所至索供應徵謠舞作威福其所用外官甯波鎮海一路則泗州張應雲主之嘉興乍浦一路則海州知州王用濱主之張應雲小有才而不知兵王用濱則博徒也至是皆爲左右翼長識者不

待師出而憂其輿尸矣十二月奕經至杭州文蔚特依順皆會特依順至福建奕經不與商議令駐守杭州惟與文蔚渡江督師定期正月二十八日三路進攻時甯波二賊聞大兵至聚悍夷四千分三隊日夜訓練戒嚴而諸將方信漢奸言不需火器但俟官兵一至城中漢奸卽時響應擒獲夷酋夷兵以獻三城唾手可復其所預備復城後火攻夷船之具皆草率不堪有同兒戲及期奕經營紹興之東關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谿之長溪嶺半屯西門外之大寶

山以圖鎮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以圖甯波其踰甯波西門入者盡爲夷兵所殺南門則洞開縱我兵入直趨府署將取夷酋郭士利夷兵皆踞街樓屋費之上火箭兩面齊下而我兵有刀矛無火器不能仰攻潰而退夷伏兵又自北門橫截而至巷狹牆高前後受敵賴入城皆金雞山屯練兵驍悍死鬪故障亡者僅二百餘段永福後至尙未及城聞風反走並不退保大隱山卽直奔東關奕經亦不劾奏此甯波之師也其慈谿大寶山

之兵則副將朱桂參將劉天保分領之劉天保率河南鄉勇六百先發鎮海城亦開門以待夷兵火器齊發而我兵亦無火器城外招寶山夷兵亦應之劉天保遂卷甲而遁此鎮海之師也至是始知墮漢奸空城計所死皆金川精兵然不過二三百人於大局尙無害時朱桂率陝甘兵六百回屯大寶山劉天保謝天貴分領四川河南兵勇各六百爲左右翼二月四日夷兵二千自慈谿登岸三里進攻大寶山朱桂軍以扛礮數十擊退者再夷兵死傷四百若左右軍夾

攻其後可獲全勝而劉謝二軍火藥先竭僅從壁上
觀及夷兵分路繞出朱桂陣後左右軍卽驚潰反衝
亂朱桂之陣朱桂父子皆戰死其地距參贊文蔚長
溪嶺營僅十餘里當鏖戰時朱桂遣弁回請援兵五
百截賊後路文蔚不應跪爭久之始允發兵二百薄
暮未遣及聞朱桂之敗侍衛容照司員聯芳皆爭請
退避文蔚遂棄軍宵遁還東關沿途賞輿夫賞舟子
惟恐夷兵追及參贊旣遁全軍遂潰妄以後營夜被
漢奸焚燬 奏聞其實次日薄暮兵尙未至也嶺營

旣潰軍氣大沮喪卽有獻策請抽去潰兵効斬逃將
別選新到之兵將再與夷三戰四戰一以牽其北擾
江蘇之路一以沮其驕索無厭之氣而後再與議款
者奕經心已亂言不入耳初七日卽與文蔚棄紹興
走西興巡撫劉韻珂飛檄毋許一卒過江違者軍法
從事於是文蔚仍回紹興惟奕經渡江回杭州而事
遂不可爲矣其嘉興一路本議由乍浦僱漁舟潛渡
岱山以圖復定海已渡兵勇四千餘小舟五六百亦
爲夷所覺燬焚大半惟鹽大使鄭鼎臣忽報二月初

四日三路火攻焚沈大兵船二艘三板船數十焚溺
夷兵五六百人我兵勇無一傷者鼎臣故定海殉難
總兵鄭國鴻之子也奕經 奏聞奉 旨優獎賞

奕經雙眼孔雀花翎文蔚頭品頂戴其後巡撫劉韻
珂遣副將周某密訪不實 奏聞而奕經久以鄭鼎
臣所獲夷首夷衣及焚燬船板進呈具 奏二月二
十五日鎮海知縣葉瑩及生員王師眞稟報火攻鎮
海夷船焚燬甚多其事皆無左驗而報銷軍需已數
十萬 上復命提督齊慎赴浙參贊命宗室耆英

爲欽差大臣署杭州將軍與巡撫參贊會辦軍務是
月河南開封府黃河決口堵合詔林則徐由工次赴
戍新疆大學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復命越五日
發憤具遺疏暴薨三月奕經復渡江至紹興文蔚駐
防曹娥江逆夷見將軍等曠日持久不戰不和遂思
棄浙北窺松江窺長江日索江浙地圖登范氏天一
閣取去一統志又購長江圖及黃河圖兼造小蛋船
數十爲入淺河之用勒索甯波紳士犒軍銀百二十
萬元許退出城池遂於三月二十七日棄城登舟奕

經等以大軍逼退逆夷收復甯波入告蓋賊自去秋破甯波後卽遣火輪舟歸報國王其舟自中國至西洋往返六月可達至是三月初國王諭至今復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甯波於官兵無預也四月朔鎮海夷船亦棄城而北惟留四舟及夷兵千餘守定海其大隊火輪兵船悉由定海駛出大洋浙撫初遣人偵之不知其所往也未幾夷船遊奕於江蘇之金山洋面吳淞戒嚴而英人謀進窺蘇中以牽制江浙兩省遂轉入嘉興之乍浦乍浦濱於大洋爲兩

省之咽喉額設副都統一駐焉時杭嘉湖兵備道宋國經亦督兵增守四月初七日有洋艘數號駛至乍浦洋面游奕水師觀望不敢迎擊初九日復將大小船隻排列陣勢連檣而進與官兵相持又另以杉板小船十餘號每船十人二十人不等分泊西山嘴唐家灣等處官兵分禦眾寡不敵陝甘調防之兵死者三百餘人其駐防之兵分守天尊廟觀山灣一帶英兵開礮轟入口門我軍水師不利乃調旂兵專守駐防之內城初十日英人分路舍舟由燈光山等處登

岸火箭齊發突有潛通夷船之漢奸在內接應亦放火箭賊遂踰南城盡焚滿營駐防兵亂凡力戰陣亡及被火死者二百餘人副都統長喜先在葫蘆灣禦敵受傷回至鎮城城潰投水前鋒搶救送至嘉興越三十日卒其駐防左右營佐領防禦官陣亡者七人乍浦水師右把總韓大榮力戰死知縣署乍浦同知韋逢甲率勇沿塘防堵中礮傷左腿越日死其他駐防及本鎮士民婦女或被戕或赴水死者百餘人蓋獲起倉卒遷避不及浙省被兵以來民人塗炭未有

若是役之酷於是杭嘉俱戒嚴原任大學士伊里布
至乍浦夷船議款蓋巡撫劉韻珂奏請也伊里布前
以在浙半載老師養寇革職戍軍臺至是奉 命
復赴浙夷邀挾甚侈不能成議 詔將軍參贊分

一人前赴嘉興防堵於是奕經自紹興渡江而北

欽差大臣耆英方馳至嘉興忽奉 命前赴廣東

其杭州將軍關防 命特依順署理蓋據御史蘇

廷魁之言風聞孟阿臘國已攻殲英夷駐防印度之
兵夷船將回兵救援因有退出甯波之事故 命

耆英前赴廣東體察虛實乘機攻香港及江左告急復
命中道回浙防堵時香港夷船十四三板小

船數十夷兵千餘漢奸海盜藪聚其間奕山等既招
回漢奸三千餘其香港漢奸頭目內向者十之五六
各願請立功贖罪請包修虎門礮臺並請冬令晦朔
出其不意與香港漢奸表裏應和火攻夷船一舉殲
之而奕山方聽祁墳言惟恐觸夷怒不敢六月
詔責奕山視師廣東半載毫無方略屢
命收復
虎門攻香港以牽制閩浙賊勢皆以造船未就爲詞

惟以填塞河道爲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顏伯燾亦以久未剿除廈門停泊之夷船革職以怡良代之十八日夷船復棄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夷船至吳淞口初五日總督牛鑑接奕經檄令權宜設法羈縻牛鑑遲至初七日始遣弁賁札赴夷船則已無及寶山城在吳淞口外洋面寥闊不如口內東溝江灣二隘之易於設伏然是時寶山東西礮臺有礮三百勁旅七千提督陳化成亦勇敢海塘高厚數丈塘上土堆形如雉堞我礮可以中夷夷礮不能

透塘卽懸礮桅上飛擊亦冒空而過不能命中其小船登陸之賊涉沙灘爬峭岸我兵據高臨下一可卻百但能膽定心齊縱不能制賊死命亦可自守無虞故夷船初至觀望數日未敢進攻止遣火輪船四由外洋一路探水而入牛鑑方自滬來見其連檣內進鎗礮相接其檣帆高出塘上丈餘輪煙蔽天牛鑑驚疑束手提督陳化成亟慰藉曰無恐外洋所恃不過鎗礮既有河南徐州江甯兵三千籐牌八百且某經歷海洋五十年此身在礮彈中入死出生者數數矣

今日火攻頗有把握願以身當之苟得挫其鋒援兵一鼓而進賊不足平也牛鑑聞之意稍定初八日黎明英舟排陣而入提督陳化成麾令開礮迎擊首擊沈其火藥巨艦一又中其頭鼻頭桅之兵船三共斃夷兵三百餘人英兵勢卻繞出小沙背後適牛鑑統兵出南門來教場觀戰提營將士皆懽呼踊躍戰益奮須臾英舟自檣頭瞭見制府乘輿在教場後乃以飛礮注攻逐其左右隊而擊之徐州兵先潰河南參將陳平川遂以籐牌八百擁牛鑑回城牛鑑亟棄冠

靴雜軍校而走一卒坐乘輿易之英夷遂由東礮臺登岸繞而西時守備韋印福等守西礮臺力戰不克死之提督陳化成見軍無後援撫膺頓足潛然而嘆曰英夷頻年猖獗今日得少挫其威內江全局關係匪輕不料垂成之功敗於一旦制使殺我矣腹背受敵遂中鉛子傷噴血死而塘上之兵亦潰夷兵乘勝入寶山牛鑑自西門逸出走嘉定有頃火起西礮臺存儲火藥悉被焚燒其東礮臺之兵江灣之兵皆同時潰寶山遂陷英夷入城查點各船轟斃之兵憤甚

乃驅本地壯丁爲之搬運軍仗財物下船之後悉虜之以充斃夷之數上海距寶山僅八十里聞變大震參將繼倫率先棄城走兵備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先後走松江惟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所募福建水勇變爲土匪縱火焚掠十一日夷船七艘駛入上海城中已空無人十三日夷乘火輪船二杉板船四五駛入松江壽春鎮總兵尤渤率兵二千整陣以待夷開礮數十尤渤令我兵皆伏避之礮過而起我礮齊發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復至亦如之故松江得無恙賊

又將窺蘇州使火輪船測水至泖湖輪膠於水草乃返於是二十日夷艘退出吳淞口圖入長江矣賊又測江水深淺沙線曲折又未審內地守備虛實逡巡未敢入乃劫沙船導火輪船兩次駛探初報諸險要皆無備次報諸汊港荻洲皆無伏始連檣深入六月八日薄瓜洲城已空遂窺鎮江鎮江依北固山爲城以運河爲濠形勢險固非寶山比駐防副都統海齡到任未久牛鑑旣失吳淞口本應馳守鎮江會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之兵且節制副都統嬰城固守夷

船或不能越鎮江而徑犯江甯上之可以徐籌火攻
次之卽與夷講款亦不致無求不遂乃牛鑑從丹陽
句容直走江甯鎮江繁富十萬戶海齡禁民間遷徙
先以城險兵單上章求助又請圖山以下攔紮木簾
惜皆未遂其志迨番舶至海齡親冒矢石率兵堵禦
城中僅駐防兵千餘與綠營兵六百寥落如晨星始
則城外軍擊其西北岸之賊相持二三日賊遂佯攻
北門而潛師由西南梯城入城上兵僅斫其數賊賊
已蟻附上先焚滿營海齡死戰良久力竭回署躍入

烈火而死鎮江陷擄掠焚殺慘甚甯波寶山夷酋璞
鼎查卽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馬禮遜尼之遂不果是
時夷舶八十餘艘礮聲震江岸自瓜洲至儀徵之鹽
艘估舶焚燒一空火光百餘里揚州鹽商許銀五十
萬免禍六月二十八日遂偪江甯東南大震 朝

廷厘念漕運咽喉與沿海流難之民勅耆英便宜從
事時英酋已奉國王諭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
兵餉其鴉片煙亦不再至故夷帥三月卽退甯波其
在乍浦僞示亦有前往天津求和遵國所諭辦理之

言至是伊里布遣張喜等至夷船夷酋言一索洋銀
二千一百萬元分三年交付一索香港爲市埠並往
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貿易一夷官欲與中國官
員敵禮其餘與上年同張喜言煙價兵餉廣東已給
過六百萬今索更奢埠太多若之何馬禮遜言夷官
之通漢語者

此我國所索之價豈卽中國所還之價
耶此次通商爲主並不志在銀錢但得一二港口貿
易其兵餉煙價中國酌裁可也而諸大吏不速覆仍
遣張喜往返傳語越二日張喜還則夷酋聞有增調

壽春兵之信謂我借款緩敵如今日不議定者詰朝
交兵其意蓋欲款局速成非望所求盡允而諸帥已
膽裂卽夜覆書一切惟命其禁約鴉片章程一語不
及夷喜出望外諸帥會奏言夷設礮鍾山之頂全城
命在呼吸蓋仿襲粵省失四方礮臺之說其實絕無
其事惟神策門外有三段泥礮距鍾山十餘里並不
臨城夷兵退後假礮始爲雨毀且鍾山距夷船數十
里又頂極峻峭大礮無路可上卽有礮亦冒空而過
若安於鍾山之麓則滿漢兵數萬銃礮林立豈有坐

視敵兵扛大礮往據咽喉不一轟截之理夷兵豈有
舍離巢穴自投絕地之理且奏稱昔

純皇帝

征緬無功棄關外五千里尤以鑿空無稽之談誣

祖德駭聽聞雲南銅壁關有額曰天朝中原地盡
於此試披康熙銅板地圖曾有銅壁關外五千里地
失於乾隆者乎夷又言講款文書中國需用

御

寶彼國亦遣火輪歸國王用印夷船惟退出口其
舟山及鼓浪嶼香港之夷兵必俟三年銀數交竣方
可撤還七月初九日議款成耆英伊里布牛鑑及江

甯布政使黃恩彤親赴夷酋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
鼎查馬禮遜等亦入城會於正覺寺連日分提上下
江藩庫揚州運庫銀數百萬如數餽之八月杪夷艘
將出江諸帥復餞於正覺寺九月初夷艘盡回定海
詔以不守江口逮總督牛鑑治罪以耆英代之
而伊里布以 欽差大臣由浙至粵議互市章程褫
逮領兵之奕山奕經文蔚余步雲交刑部治罪惟余
步雲於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州縣及領
兵將官失事者以次懲處分別豁免沿海被寇州縣

錢糧而是冬又有索臺灣俘夷之事又有廓爾喀佛
蘭西彌利堅各國違言之事又有廣東義兵焚夷館
之事臺灣俘夷者二十一年八月及次年二月夷船
兩窺臺灣一在淡水港遭風觸石一在大安港爲漁
舟誘引擱淺皆爲沿海兵勇圍攻獲三桅火舟二杉
板舟二沈溺擊斬無算並生擒白夷二十四黑夷百
有六十五礮二十門刀銃器械並甯波鎮海營中官
物蓋攻浙之賊回窺閩洋者總兵達洪阿兵備道姚
瑩先後奏聞二十二年二月夷以十九艘自粵至臺

圖報復結海盜數十艇導入港犯樹苓湖兵勇破其舟夷不敢入遙轟大礮而去又數購奸人入臺煽亂皆被擒斬一方屹然夷船不敢再犯屢 詔優獎是秋江甯議款約所獲兵民彼此交還而臺灣黑夷百六十五人已於五月奉 旨斬決惟以白夷還

之夷酋璞鼎查遂許臺灣鎮道妄殺其遭風難夷時江蘇主款官吏方忌臺灣功而福建廈門失守亦相形見絀流言四起耆英遂據閩人故總督蘇廷鈺提督李廷鈺二人家信劾臺灣鎮道冒功 勅福建

總督怡良查奏怡良至臺灣查原奏則皆據廳營及
士民稟報之詞無功可冒而怡良必欲鎮道引誣以
謝夷酋遂劾奏褫逮至京臺灣兵洶洶鼓噪達洪阿
姚瑩諭解之士民環訴籲留怡良皆斥不許時黃恩
彤已移廣東布政使尙作書數十封徧致朝士極言
臺灣邊釁且力囑刑部司員周內姚瑩達洪阿之罪
以自文其附款媚夷之耻然朝士皆不直之 上
亦鑒二人枉不深罪達洪阿姚瑩卽起用云廓爾喀
在西藏西南與英夷所屬之東印度孟阿臘接壤世

仇二十年秋聞英夷入寇卽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底里所屬之地相連每受其侮今聞底里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小國願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屬以助天討此粵事第四轉機時廷臣未知其所謂底里者卽英吉利所謂屬地者卽孟阿臘所謂京屬者卽中國之廣東顧答以蠻觸相爭天朝從不過問於是廓夷罷攻印度而英夷入寇之兵無內顧憂及是秋款議成英夷歸印度者以此大驕廓爾喀廓爾喀則反唇於駐藏大臣詞甚諄嫚駐藏大臣惟羈縻之而已佛

蘭西彌利堅者皆西洋強國與英夷同市廣東且世仇英夷而恭順中國上年英夷入犯並阻遏諸國不許交易諸國皆憾之言英夷若不早回國亦必各調兵船來粵與之講理林則徐兩次奏聞俄林則徐罷琦善一意主和前議遂中止及去年琦善褫逮甫數日彌利堅夷日卽出調停故有但請通商不索一切之請乃廣東諸帥夜攻夷館乃誤殺彌利堅數夷於是彌利堅不復肯出力而佛蘭西夷官於英夷再次敗盟之後屢在粵願助造兵船是冬來兵船二兵帥

一言有機事願面見將軍從有能漢語之二僧請勿用通事將軍奕山及總督祁埴與再會於城外屏左右密言英夷阻隔諸國貿易故國王遣兵船前來保護並命從中解散請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夷不致無厭之求倘英夷不從亦可藉口與之交兵此粵事第五轉機乃奕山始則拒不肯奏及良久奏聞又言夷情叵測難保其非陰助英夷代探我虛實佛蘭西自正月至五月俟命半載及六月始駛赴吳淞口則英夷已深入長江佛蘭西請我舟導之入口我上

海官吏反難之往返申請稽時及佛蘭西易舟入江則款議已成數日盡飽谿壑佛蘭西聞之頓足而返是冬回至廣東議互市英夷欲各國夷商就彼掛號始輸稅佛蘭西彌利堅皆憤言我非英夷屬國且從未猾夏馮陵何反厚彼而疎我二十三年春伊里布卒於粵

詔耆英往接辦於是許各國皆如英夷之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與官吏平行英夷反以此德色於諸夷矣廣東義民者卽困夷於三元里者也講款後奉

旨許廣州貿易而粵民拒之是冬

聚眾數萬殺白夷數千於市焚其夷館掠其貨又殺
夷官吏兵於澳門海中督撫再三諭散之時璞酋兵
船到廣東竟不敢報復而番禺紳士潘仕成獨奮然
捐資延佛蘭西夷官王雷士於家造洋艘洋礮又造
水雷能於水中轟破船底先後奏聞進呈演試如法
詔廣東戰艦一切交其承辦毋令官吏經手以
杜侵蝕故夷寇之役中國非無外援也非無內助也
無人調度之則毆屬夷以資敵國且化勅民爲奸民
甚且誣義民爲頑民邇者沿海通商鴉片益甚於前

其據定海及鼓浪嶼之夷且脅官吏藪逋逃封豕橫門戶綢繆無桑土未知所底止

論曰夷寇之役首尾三載糜帑七千萬中外朋議非戰卽款非款卽戰從未有專議守者何哉且其戰也不戰於可戰之日而偏戰於必不可戰之日其款也不款於可款之時而專款於必不可款之時其守也又不守於可守之地而守於必不可守之地琦善不議守而專款是浪款也奕山不議守而卽戰是浪戰也顏伯燾裕謙牛鑑不擇地而守是失守也誠能擇

地利守內河堅垣壘練精卒備火攻設奇伏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能以守爲戰以守爲款以守爲款則不特我兵可用卽佛蘭西彌利堅皆可用卽廓爾喀亦爲我用以外夷攻外夷也豈特義民可用卽莠民亦可用以漢奸攻逆夷也以守爲款則我無訾於彼彼有求於我力持鴉片之禁關其口奪其氣聽各國不得貿易之夷居間調停皆將曲彼而直我怒彼而暱我匪特煙價可不給而鴉片煙亦可永禁其不來更可出省犒夷之數千百萬金爲購洋礮洋

艘練水戰火攻之用盡轉外夷之長技爲中國之長
技富國強兵不在一舉平時平時乎失之可惜

防海紀略卷下終

津事述略

同治庚午天津百姓共殺法國領事一案因前月內獲有迷拐幼孩之犯口供牽涉教堂土民疑譟僉云法國教民將幼孩迷拐入堂剗眼剖心作點銀和藥之用會五月念三日教堂傳教聚觀擁擠傳言大眾迴避彼此言語互相誚讓勢且洶洶法國領事官豐大業報知通商大臣崇厚崇遣人馳往解散民素不黷崇之尊夷不之聽也領事尤輕崇卽親赴崇署責崇寬縱憤急而橫向崇開放洋鎗以恫嚇之崇避入

內時民益聚益眾益怒益譁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
劉傑均出城彈壓眾稍斂劉至東關浮橋適與豐值
豐突以洋鎗擊劉傷劉從騎萬皆齊裂萬口齊騰謂
領事無狀若斯盍共殛之潮湧全集白挺如雨領事
登時倒斃眾遂乘勢焚燬教堂數處并折三岔河口
洋樓殺死洋人男婦數名於教堂地室內起出幼孩
一百數十名並言掘出眼睛若干府縣卽出諭禁止
暮乃稍定時直隸總督爲曾文正公國藩而京師總
理衙門得信後婉言於法國公使羅叔亞囑令保全

和局勿調兵船來津許殺天津起衅之百姓許懲辦
天津不力保教堂之官員失者照償燬者照建羅固
狡黠稱此事不能專主須請命於其君總署益疑懼
不知所爲重與計畫羅仍猶豫無成說也五月念六
日 上諭曾國藩現在病假之中能否往津查辦
務使中外安謐無致釀成事端 云 曾以旬內扶病
往津覆奏并答崇信有某向來以誠待人與人共事
福則同享禍則同受此事總與閣下和衷共濟之語
曾公未行之先遴委道員博多宏武陳重往津查訪

有候補道蔣春元等言公現在病假期內暫可不出
養其威望待稍定再行亦可曾公恐事久靡盬銳意
過征有鄧舍人賡元在曾幕府爲言往津應稍設兵
衛引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之意乃接總署疊信
極言保全和局萬勿帶有兵勇使彼生疑遂僅從文
武員弁數十人於六月初十日抵津其所獲地室幼
孩經博陳兩道員審訊多係教民所送其來厯欠分
明者不過數人津民又赴曾行轅稟稱教民迷拐剝
剖確確可証聯名至數十人之多迨委馬知府繩武

等詰問責令具結承認則均不敢承官以是知民愚
且怯特因謠言煽惑領事重激怒之故憤迫而爲此
耳乃總署猶恐和局中裂令羅來津與曾公過於通
商署中而崇自曾公駐節後朝夕詣曾行轅刺刺不
休曾以崇久習洋務推心待之時有英國公使威妥
瑪亦來津聲言助和
迨羅叔亞自都中來崇日以羅言述於曾盛稱佛蘭
西國大兵多並云羅欲殺天津府縣密令張光藻劉
傑速自逃避復謂羅使所言必須一一依允方於和
局無礙曾公將信將疑復數日又向曾言羅使深惡

防海紀略

卷下

三

內地人民誣其教民迷拐幼孩剜眼剖心諸語必爲
奏明昭雪力辨其誣并請 旨飭下直省督撫傳

令通知則和局便有把握曾惑於崇會奏言剜眼剖
心野番所不爲況英法各國乎且天主堂之設以仁
慈爲名何至有迷拐剜剖諸事幸附片中又言天津
百姓亦非好殺樂禍而百姓見教堂中事可疑者有
五等語前奏一出京內外訾議蠭如而五可疑之奏
經內刪去未見發鈔故怨聲尤訇作崇猶以羅使之
意未慊也來言羅使欲得張光藻劉傑而甘心焉且

又欲殺陳總兵國瑞陳國瑞士民稱爲陳大帥前焚
燬教堂之日崇遣人拆浮橋以阻民值陳過橋禁不
許拆民咸樂陳之相助故亦爲崇所憾也謂不將此
三人交出則法戎明日午時開礮勒兵入城蓋羅叔
亞深知曾公左右并無兵衛隨以文照會云奉其國
主之令倘有中外交涉事理不合卽聽該國總兵官
便宜行事崇又乘言法兵如何強盛船礮如何堅利
曾公稍稍卻之乃漫應曰彼以我爲無備而畏死乎
吾已密調隊伍若干糧餉若干我兵久經行陣不憚

戰也我年逾花甲不懼死也崇聞之嘿然而退曾公甫知羅叔亞要求罔饜不復疑崇厚之言於六月念三日奏言臣欲保全和局凡法國使臣所請苟可依從臣皆應允但恐其情無饜臣卽百請百從彼終有使我必不可依之處據臣愚見彼動以兵船恐喝現有淮軍萬人駐防張秋一軍擬調至靜海一帶以壯聲威大沽北塘兩海口礮臺擬派人防守以杜窺伺大意言能戰能守而後能和也駐守張秋一軍統之者爲記名按察使劉盛藻丁壽昌士眾磨厲以須而

丁方攝天津道業已親探海口形勢儘資防守之故
念六日奉 上諭天津教民滋擾一事曾國藩務

必據理直爭毋得隨請隨依張秋一軍宜卽調至靜
海大沽北塘礮臺宜卽派人防守

云

前此日受挾

制而總署專主和議人心莫定士氣莫伸無不悲憤
填胸迨此諭聞而人心大定矣相國倭文端公屢接
曾公手書深知津務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
二臣入於冤獄抗疏論之而士氣又大伸矣曾公幕
中有廣東陳主事蘭彬者諳習洋人情事數言法國

巡海兵船不過二十號到津者祇四五號計壯兵不上二千外有駐防越南兵三千人一時難以調離其本國之兵去中國尤遠卽能調至須待明年且法國爲布魯所敗自守不遑何能與我構釁又陝督左公宗棠覆總署信言有法國人德克碑在陝適遣外洋購礮德言彼國祇重通商不重行教此次激怒我民曲在領事或可寓書德克碑轉白其國主告以彼曲我直之故左陳二公言旣確鑿有據維時臣庶一心盡願如 上諭所云據理直爭不獨此案易了并

以後傳教與否亦可由我主持矣而總署先後來信
偏重和局良以中外大勢關繫匪輕息事安民相忍
爲國故諂諂言之而不厭其詳也而崇厚知曾公意
見相歧會來見曾公值公中暑微嘔遂奏言天津
事將決裂恐曾國藩病軀終難料理此事請速
簡重臣來津會辦京城陡聞此信人心驚疑得
旨派尙書毛昶熙自兵部出伯相李鴻章自陝西而
東巡撫丁日昌自蘇州而北會辦於津三公者於七
月內接踵而至曾公固無恙也於是會議定和戮天

津爲首滋事之民馮癘子等十六名仍各給銀恤其家坐天津府縣以逃匿之罪發黑龍江充當苦差敎堂洋樓許爲脩造所殺領事及英法各國人償以殯葬銀兩曾公隨即入都九月念六日初次召見

太后問曰天津正兇曾已正法否對曰尙未行刑曰當於何日行刑對曰臣到京時接李鴻章信言於念五日行刑曰天津百姓尙刁難好事否對曰天津百姓近已安謐不好事曰府縣逃匿是何意思對曰府縣初撤任時未定罪名是以放心出門

至部議定後以信告知卽由順德密雲次第到津非有意逃遁也 曰洋人固然可慮教堂總是多事對曰洋人甚是可慮臣前番具疏詳敘一切近來各處滋事皆是教堂教民欺不受教的百姓教士庇護教民教堂縱容教士官府不能箝制此後更換和約須將傳教一條嚴議章程方好 云 十月中旬曾公請訓出都移督兩江李授直督時適毛尙書奏裁通商大臣并歸直隸總督以一事權部議總督兼辦通商定以半年駐津封河候仍回保定省署新設津海關

道一缺專辦夷務移調遵化練軍易名通永駐鎮北
塘創脩礮臺大沽南北岸礮臺重新脩造添置後膛
等礮四致周密新城地面由盛軍建築城濠三岔河
口圈築營壘兩處均安礮位大沽北塘海口分駐鐵
甲輪船演習水雷操練水戰防務嚴肅此皆李爵相
蒞任後布置壹是也附錄倭丁二公奏疏於后

倭文端公仁奏疏

爲叩懇

天恩矜全良吏以固正氣而培國脉事

竊我

朝仁厚開基力矯前朝薄待臣民之意數

百年來雖百姓犯罪必再三審訊惟恐情罪失當冤
一無辜至於臣下有罪尤必力守

祖宗成憲

一秉至公曾無有曲法以誤加重者若遇良臣循吏
偶然過失則爲之曲全此我

朝正氣所以長存

國脉所以永久也竊聞天津知府張光藻仕直多年
循聲素著曾國藩曾經保奏在案近因教民滋事先

被崇厚奏參與知縣劉傑俱以辦理不善奉

旨

交部議處先已降級留任矣後因法國誣其指使曾國藩誤聽崇厚之言奏參革職交部治罪意在消事委蛇曲全和好中外公論羣起而非之曾國藩深自悔恨致書總理衙門有內慙神明外愧清議聚九州鐵不能鑄此錯之語力持正論請其代求曲全旋經奉旨著直隸臬司改解天津質訊所具親供送部核議

命下之日不特曾國藩感戴

恩施

凡中外臣民無不仰

聖主之神明矜全小臣正

所以保全國體繼而曾國藩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林等取具親供奏交部議忽奉

上諭解交刑部

中外人心皇皇深恐二臣入於冤獄

臣深知我

列祖列宗開國以來未嘗有枉罪臣子之事況天津一案公論昭彰守令之辦理不善勢必處於無可如何並非指使張守賢聲素著皆久在我

皇

太后 皇上洞鑒之中往者林則徐姚瑩達洪阿

之獄事情重大十倍於茲我 宣宗成皇帝曾

爲息事安民稍施薄譴旋以民望所歸復職大用我

文宗顯皇帝登極殊諭猶欲忠臣盡忠宣力
深責當時宰相不能扶持故至今天下猶莫不仰嘆

列聖之明如日月恩同覆載今我 皇

太后 皇上亦曾欲息事安民亦斷無不思

祖制罔顧憲章之理況曾國藩爲我 朝重臣

始參守令係誤聽崇厚之言後蒙舉世清議中心自
疚不可爲人屢次亟商總署深自引咎竟不推過於
人惟乞 恩免解我 皇上之待大臣有禮豈

有因其一時誤聽人言而忍其終身之大恥而使天

下猶寃令曾國藩不可爲人卽國家亦將恥不可爲
國也且自古朝有忠臣仇敵所忌善謀國者斷不肯
喪國家忠臣之氣以遂仇敵忤害之心漢殺鼂錯以
悅吳楚究不能止吳楚之叛而徒貽景帝以刻薄之
名宋殺岳飛以悅金究不能禁金人之欺而徒貽高
宗以忘仇之罪我 皇上自必上法 祖宗
豈肯襲漢宋之誤今日重罪守令以謝夷人將來此
端一開何以立國惟有仰懇 天恩交部核議在
守令自當爲國家受過在議臣自當執法不移而在

皇上自當施格外之仁以存正氣而培國脉於
一時權宜之中仍爲百世不拔之計伏乞

聖鑒

摘抄丁雨生中丞密摺

禦今日之外侮而仍欲以昔日之兵器者何以異此沿海之機局厥甫經開辦旋請停止者屢矣異議者豈真欲敵國之日強中國之日弱哉不過古人所載以矛刺盾之議橫亘胸中而且目未覩鐵船炸礮之利身未受鐵船炸礮之害故鯁鯁慮夷之變夏欲挺然以一身當其衝擬此後凡有指陳練兵簡器造船之失者卽令親往沿海各廠各船考究閱歷外國之兵與器果否勝於中土之兵與器卽將來購船製器

當必有疑爲耗費過大者亦可令指陳之員親往查核果其有弊自可愈加釐剔若其無弊疑者當可釋然其購物價錢以及一切雜用尤必每月刊布月報以昭核實古今來無論大如邱山細如毫毛之事內愈秘則外愈疑又何必不洞開城府使局中局外皆可共見共聞天津一案臣屢請和不可恃防必須固萬一決裂或由上海或由胥江以持其後又自請嚴議爲津郡官民少贖愆咎奏牘具在可援案也而論者痛詆在津辦事諸臣陷害循吏貽誤大局若使當

時局外得見臣與曾國藩等密陳各疏或亦可稍釋
譏謗此曾國藩之所以歎息痛恨長逝而不瞑目者
也故臣謂欲局中局外一力一心爲持久之計則莫
如將所辦各事使之目擊心曉了然於中如慮洩漏
密情亦可稍令異議各員親到局中詳閱原委妥籌
熟計然後辦事者有立足之地而定見可堅持矣且
今日之人才不患持議之異同而患委靡之日甚宋
臣蘇軾所謂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事安得有殉
義死節之臣若局外而能堅持異議雖未必言能中

肯然其氣自可用也倘令閱歷邊事由粗而精由生而熟此時多一骨鯁之直士卽他日多一幹濟之邊才豈不大有裨益然則今日而令人人之能自強則當先示以的而不可徒用虛言欲事事之能持久則當相見以誠而不可稍分門戶庶不至功敗垂成半途輒止矣

跋

林文忠公一代偉人獨犯天下之大難惜當時無相
與宏濟於艱之人以致功敗垂成未竟其志 文正
公之調停津事孤詣苦心初尙不理人口而 文端
昭雪之於前津民感戴之於後析津祠聯謂盡臣心
事到今知良有以也夫事前而談節義則人人皆忠
臣事後而論是非則人人皆智士余深疾夫昧局中
之艱苦妄以虛憍無據之詞爲局外之訾議也二公
之經緯功業非後生小子所克望其萬一其在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斯編之
成比物此志也已